

西藏心類學簡介及譯注

廖本聖 中華佛學研究所專任講師

一、簡介¹

「心類學」(藏 blo rig,² awareness and knowledge) 就是「識」或「心」³的研究。了解心對於了解佛教的理論及實踐這二方面來說是必要的，因為到達覺悟的過程就是一種有系統地淨化及提昇心靈的過程。心和身雖然聯繫在一起，但卻不是密不可分的結合，他們各自有其不同的主要成因。這意味著心靈的成長與開發並不會受到身體的限制，身體的續流(身相續)在死亡的時候就中斷了，而心的續流(心相續)則不然。這種差異源自於一個事實，就是：身體

¹ 「一、簡介」的內容，主要譯自：Lati Rinbochay & Elizabeth Napper, *Mind in Tibetan Buddhism -- Oral Commentary on Ge-shay Jam-bel-sam-pel's Presentation of Awareness and Knowledge Composite of All the Important Points Opener of the Eye of New Intelligence*, (New York: Snow Lion, 1980), pp. 11~15。

² 藏文羅馬轉寫依據 Wylie 系統。

³ 此處的「識」(consciousness) 或「心」(mind) 是廣義的說法，它們包含「心王」及「心所」二部分。

是由物質組成、而且是如解剖學般建立起來的；但心不是如此，它是一種無常的現象（梵 *anitya-dharma*, 藏 *mi rtag pa'i chos*），每一剎那均在改變，而且其本質是清淨光明的。心的本質是清淨的，然而由於客塵煩惱（梵 *ākasmika-mala*, 藏 *glo bur gyi dri ma*）而受到染污，這是無始以來誤解現象的真正本質所導致的結果。這些垢染可以被去除，心能夠完全清淨，而淨化過程的各個階段就構成了朝向覺悟的不同層次。本文的第二部分依據西藏佛教格魯派的觀點，以「心類學」這個主題來正式探討「心」。「心類學」是心智訓練過程當中第二個主要進行的研究範疇，⁴這個長達二十至二十五年的心智訓練在獲得格西（藏 *dge bshes*）學位時達到頂點。「心類學」主要是要辨認出現於心相續當中不同類型之心識，其次希望藉由各種詞彙將不同類型的心識介紹出來，而且是在辯論——它與格魯派培訓格西的所有步驟盡可能緊密結合——過程中訓練學習者的一種方法。透過許多不同的角度、將心識區分為不同層次的類型而加以探討；藉此，學習者可以發展出辨別心識的多樣化、功能及其彼此關聯的能力。

「心類學」當中並沒有描述發展及訓練心識的方法，甚至這個過程

⁴ 第一個主要進行的研究範疇為「攝類學」（藏 *bsdus grva*, collected topics）當中的「小理路」（藏 *rigs la chung ba*）、「中理路」（藏 *rigs la 'bring*）及「大理路」（藏 *rigs la che ba*）；而在第二個範疇的「心類學」之後，則必須學習「因類學」（藏 *rtags rigs*）、「宗義」（藏 *grub mtha'*）、「八事七十義」（藏 *dngos brgyad don bdun cu*）、「地道」（藏 *sa lam*）……等，然後再進入「五部大論」（藏 *gzhung bka' pod lnga*）的修學。

當中的每一個階段也沒有說明；而這些內容則包含在諸如「地道」、「四禪八定」、「般若」、「中觀」等主題當中，徹底熟悉「心類學」可為後來的研究領域提供必要的基礎。

以心類學的七項分類（藏 blo rig bdun du dbye ba）為例，學習心類學的主要目的在於讓學法者了解：透過“聽聞”、“思惟”、“修習”“無我義”或“空性義”等，我們的內心會經歷「顛倒知（我執或實執）→ [“聽聞”、“思惟”無我義或空性義→] 猶豫（不符合事實的猶豫→ 等分猶豫→ 符合事實的猶豫）→ 伺察意⁵（雖完全相信無我義或空性義，然仍未真正了解無我義或空性義，此時的無我或空性正見仍不穩固）→ 事勢比量（透過事勢正因成立無我或空性義所得之新的、不受動搖的決定解）→ 事勢比度（事勢比量的第二剎那及其後，均屬之）= 分別再決知（再次了解「比量所了解的內容」。因為由比量⁶所引生，故稱分別再決知）→ [透過修習止觀雙運的三摩地→] 瑜伽現量（現證無我義或空性義之智慧，這才是我執或實執及其他顛倒識及煩惱的正對治）→ 現前（現量的第二剎那及其後，均屬之）= 現前再決知（再次了解「現量所了解的內容」。因為由現量所引生，故稱現前再決知）」等等轉變的過程，

⁵ 參：Lati Rinbochay & Elizabeth Napper 1980, p. 93。所有的「聞所成慧」（梵 śrutamayī-prajñā, 藏 thos byung gi shes rab）均是伺察意。

⁶ 因為「比量」及「比度」均屬於「分別知」。

依次斷除輪迴的根本——分別我執、俱生我執——而解脫輪迴。⁷而顯而未定知只存在於「根現前」、「意現前」或「自證現前」三者當中。上述的七項分類當中，只有「現前」⁸、「比度」⁹及「再決知」三者了解對境；其餘四者則全然無法了解對境。¹⁰

提出「心類學」這個觀點的主要資料來源，可以從偉大的印度注解家陳那（480~540）及法稱（600~660）的著作當中看到，特別是陳那的《集量論》（梵 *Pramāṇasamuccaya*，藏 *TSHad ma kun las btus pa*）及法稱的「七部量論」當中注解〔陳那《集量論》〕的《釋量論》（梵 *Pramāṇavarttika-kārikā*，藏 *TSHad ma rnam 'grel gyi tshig le'ur*

⁷ 這段內容主要依據：Lati Rinbochay & Elizabeth Napper, *Mind in Tibetan Buddhism — Oral Commentary on Ge-shay Jam-bel-sam-pel's Presentation of Awareness and Knowledge Composite of All the Important Points Opener of the Eye of New Intelligence*, (New York: Snow Lion, 1980), pp. 26~28。另外，也可參考：Geshe Lhundup Sopa and Jeffrey Hopkins, *Cutting through Appearances---Practice and Theory of Tibetan Buddhism*（穿透表層：西藏佛教的實踐與理論），(Ithaca: Snow Lion, 1989), pp. 239~243。Jeffrey Hopkins, *Meditation on Emptiness*（禪修空性），rev. ed., (Boston: Wisdom, 1996), pp. 701~705。Daniel E. Perdue, *Debate in Tibetan Buddhism*（西藏佛教的辯論），(Ithaca: Snow Lion, 1992), pp. 13~21。

⁸ 除了屬於顯而未定知的「根現前」、「意現前」及「自證現前」三者外，其餘的「現前」亦了解對境。

⁹ 含「比量」在內。

¹⁰ 參：Lati Rinbochay & Elizabeth Napper 1980, p. 91。

byas pa)；唯一的例外是討論「心及心所」這部分的資料，其來源是無著(約310~390)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梵 *Abhidharmasamuccaya*, 藏 *mNGon pa kun las btus pa*)。

這些討論「心類學」的印度典籍及其相關的許多注釋書，最遲在十一世紀以前均已被譯為西藏文；之後，西藏延續了注釋這些典籍的傳統。此外，他們也從那些典籍當中開啟了探討重要主題的新傳統，並將它們與「經部宗」(藏 *mDo sde pa*)的論理(推理)模式相結合。

十二世紀的噶當派(藏 *bKa' gdams pa*)學者恰巴·確吉僧格(藏 *CHa pa CHos kyi seng ge*, 1109~1169)寫了第一部有關這類型的典籍，其著作及隨後這類型的作品，大體而言均被冠上「攝類學」(藏 *bsdus grva*)這個名稱。他的這部典籍(今已不存)總共有十八章，其中一章名為「境(藏 *yul*, 客體)與有境(藏 *yul can*, 主體)的建立」，而我們所要研究的「心類學」正是其中的一個主題。

在恰巴·確吉僧格之後不久，薩迦派的學者薩迦班智達(藏 *Sa skya Paṅdita*, 1182~1251/2)依據印度的量論寫了一部著作，題名為《量理寶藏論》(藏 *TSHad ma rigs pa'i gter*)，其中的第二章就是關於「心類學」的完整建立；薩迦班智達本身又對此論造了注釋，而這部注釋更被隨後的薩迦派學者作廣泛詳細的闡釋。

格魯派的創始人宗喀巴(藏 *TSong kha pa*, 1357~1419)並沒有關於心類學建立的個別著作，但寫了一部有關法稱「七部量論」的

簡要注釋，名為《七部量論入門》(藏 *sDe bdun la 'jug pa'i sgo*)；此論包含三個部分，其中第二部分的「有境」就是「心類學的建立」。

宗喀巴的弟子克主(藏 *mKHas grub*, 1358~1438)寫了一部更詳細探討法稱「七部量論」的注釋，名為《七部量論：去除內心之黑闇》(藏 *TSHad ma sde bdun yid kyi mun sel*)，其中的「境與有境的建立」廣泛說明了「心類學」。

宗喀巴的另一位主要弟子根敦竹(藏 *dGe 'dun grub*, 1391~1474)¹¹則在其著作《量論理莊嚴》(藏 *TSHad ma'i bstan bcos chen mo'i rigs pa'i rgyan*)當中，廣泛介紹「心類學」。

格魯派第一位介紹「心類學建立」的個別著作¹²者，大概是奔千·梭南察巴(藏 *Paṅ chen bSod nams grags pa*, 1478~1554)¹³，他是哲蚌寺洛色凌(藏 *'bras spungs blo gsal gling*)及甘丹寺東頂(藏 *dga' ldan shar rtse*)二僧院教科書的作者。

其次是蔣央協巴(藏 *Jam dbyangs bzhad pa*, 1648~1721)的作品，他是哲蚌寺果茫僧院教科書的作者，此書¹⁴與其說是一部正式的作品，到不如說是一部演講記錄，因為它是針對這個主題為初學者

¹¹ 即：第一世達賴喇嘛。

¹² 即：《釋量論難處釋：善顯密意》(藏 *TSHad ma nam 'grel gyi dka' 'grel dgongs pa rab gsal*)。

¹³ 即：大班智達福稱尊者。

¹⁴ 即：《心類學的建立》(藏 *Blo rig gi rnam bzhag*)。

開示，而隨後由這些弟子記錄下來的作品。

接著是洛桑大央(藏 Blo bzang rta dbyangs, 1867~ 1937)所造的詳細說明心類學建立的作品，書名為《心類學辨析》(藏 *Blo rig gi mtha' dpyod*)。這是一部網羅在此之前所有心類學著作的集大成作品。

另一部重要且年代較近的這類型典籍是普卜究(藏 PHur bu lcog Byams pa rgya mtsho, 1825~ 1901)的《闡明量論意義的攝類學建立：理路幻鑰》(藏 *TSHad ma'i gzhung don 'byed pa'i bsdus grva'i rnam bzhag rigs lam 'phrul gyi lde mig*)一書當中的「境、有境及心類學建立的解說」(藏 *yul yul can dang blo rig gi mam par bshad pa*)。

本文的第二部分、譯自蔣悲桑佩格西(?~ 1975)所著的《心類學建立之要點總集：開新慧眼》(藏 *Blo rig gi rnam bzhag nyer mkho kun btus blo gsar mig 'byed*)，是距今年代最近的一部關於心類學建立的著作，此論 1959 年以前完成於西藏。此論經常被洛色凌僧院作為研究「心類學」的教科書。本論的特色是對於主題的說明非常簡明扼要，它省略此類型著作經常會使用到的「三支比量」(藏 *rtags dpe phyogs gsum*)的模式，而只針對要點做清楚、直接的說明。

西藏的心類學建立無疑是導源於印度並依據其文獻資料的，但西藏人有系統地整理這個主題及改進使用的術語這二方面，也做了相當多的貢獻。雖然西藏人認為心類學當中的每一個主題及分類在印度典籍中均已有說明，但為了支持那些可以被引證的資料，因此

這些主題及分類並非總是以西藏共同通曉的術語來說明。例如在心類學的「七項分類」當中，只有四個——前二個（現量、比量）及後二個（猶豫識、顛倒識）——是陳那或法稱使用過的術語，而其他三個——再決識、伺察意、顯而未定識——則無明確提及；而之所以會說明它們，主要是從蔣央協巴¹⁵引證的資料中所得到的必然結論。這些術語似乎在薩迦班智達或大概甚至在恰巴·確吉僧格的時代以前，就已流行於西藏；而這些術語是否為早期的西藏人所創，或者是否在後期的梵文注釋當中也可以發現，目前並不清楚，這是未來一個很好的研究主題。

研究心類學所採用的特定觀點，主要是依據西藏所傳的佛教四部宗義系統——由下至上依序為毘婆沙宗、經部宗、唯識宗及中觀宗——當中的「經部宗」，而且是「隨教行經部宗」及「隨理行經部宗」二者當中的後者。然而，心類學的建立對於經部宗、唯識宗及中觀宗而言，大體上是共通的；因此，心類學的研究可以作為所有研究領域的基礎，而僅須在個別領域中將之稍做修正即可。

¹⁵ 不知是否指蔣央協巴的《大宗義》（藏 Grub mtha' chen mo）？《大宗義》的全名為 Grub mtha'i mam bshad rang gzhan grub mtha' kun dang zab don mchog tu gsal ba kun bzang zhing gi nyi ma lung rigs rgya mtsho skye dgu'i re ba kun skong（宗義注釋：最極闡明自他宗義及甚深義·普賢利日·教理大海·能滿眾願；簡稱「大宗義」或「教派廣論」），Mundgod, India: Drepung Gomang Library, 1999.（臺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印贈，2000）。

二、譯注

དགོ་བཤེས་འཇམ་དཔལ་བསམ་འཕེལ་གྱིས་མཛད་པའི་

16

སློ་རིག་གི་རྣམ་བཞག་ཉེར་མཐོ་ཀུན་འདུས་སློ་གསར་མིག་འབྱེད་ཅེ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

蔣悲桑佩格西，《心類學建立之要點總集：開新慧眼》¹⁷

༄༅། །སློ་གཏེར་འཇམ་དཔལ་དབྱངས་ཉིད་སློས་པའི་གར། །སློ་བཟང་གྲགས་པའི་དཔལ་ལ་ལྷག་འཚལ་ནས།

།སློ་རིག་རྣམ་བཞག་ཉེར་མཐོ་ཀུན་འདུས་པ། །སློ་དམན་རིག་པའི་སྣང་བ་རྒྱས་ཕྱིར་སྤེལ། །

慧藏妙音汝所扮演者——善慧名稱吉祥我頂禮，

慧明建立要點之總集， 為增劣慧明光故弘揚。¹⁸

¹⁶ 藏文根據：Lati Rinbochay & Elizabeth Napper, *Mind in Tibetan Buddhism*, (New York: Snow Lion, 1980) 附錄之 Tibetan Text。

¹⁷ 此段英譯參：Lati Rinbochay & Elizabeth Napper 1980, p. 43 = Lati Rinbochay & Elizabeth Napper, *Mind in Tibetan Buddhism*, (New York: Snow Lion, 1980) p. 43。

¹⁸ Lati Rinbochay & Elizabeth Napper 1980, p. 44。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在這

